



由華納兄弟與DC Studios聯手打造的重啟版《超人》自開畫以來強勢霸榜票房冠軍兩周，截至目前已全球狂收超四億三千萬美元。這位代表正義與希望的超級英雄再度披上披風，飛入大銀幕，不僅滿足了老粉絲的情懷，也為年輕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觀影體驗。

這部《超人》不僅是一次角色的重啟，更是對經典形象的現代詮釋。影片節奏緊湊，動作場面流暢過癮，加上風格幽默有趣，成功打破以往超級英雄電影「過度嚴肅」的刻板印象。主角外形依舊帥氣挺拔，令人信服地演繹出那種既堅定又帶點脆弱的人性光芒。視覺層面上，IMAX巨幕無疑為影片增色不少。飛行場面氣勢磅礴，尤其是對光影與速度的控制令人印象深刻。

雖然大多數觀眾給予高度評價，但也有部分影迷對「超人換角」表達不滿。難道這位不朽的英雄也要像凡人一樣老去才好看嗎？這樣的聲音在影片中其實也有呼應——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橋段中，猴子造型的AI機器人躲在口袋宇宙裏化身「鍵盤戰士」，在社交媒體上瘋狂抹黑超人、操弄輿論。不僅滑稽可笑，也帶出導演對當代網絡文化的思辨：當我們日常所見的輿論也許來自無臉者、無人格的機器時，是否還值得那麼在意那些惡意與聲量？

片尾彩蛋則巧妙承接未來：超人的堂姐「女超人」驚喜登場，預示着DC宇宙將朝多元性與性別正義的方向擴展。在以男性英雄為主的敘事長河中，這樣的安排也代表着一種文化態度的轉變。

《超人》是一次成功的重啟，保留了角色經典的精神與帥氣外形，同時融入時代語境與娛樂元素，在傳承與創新之間取得平衡。



## 快和慢

今年回國探親，發現母親的動作比從前慢多了。她年輕時風風火火，家裏家外一把抓，對做事「沒有殺勁」的人十分看不上。古稀以後，她因左膝半月板磨損，腰間盤突出等老年病，逐漸不良於行。不光出門少了，做家务也被迫放慢速度。如今母親已年過八旬，可急性子依舊，常因力不從心自恨，也更多使喚起我和父親來。

我在家每天幫着摘菜、洗菜，做點家務。母親會嫌棄我粗枝大葉，只講速度，不講質量。我看她摘莧菜一根根細看，給兩條絲瓜刨皮要花十分鐘，剝完蒜還要用粉碎機加工，則會覺得她慢條斯理，效率太低。我做事她會在一旁絮絮叨叨，相同的叮囑連說好幾遍。我在書房工作，她時不時就要在廚房叫我，不是要搬電飯煲，就是放多士爐，要不就是遞酒精消毒液。而且她重聽，有時我答應了沒聽到，還要重複叫喚幾次。母親手足無力，需要幫助是真，但也有點「返老還童」，需要更多陪伴和關注。

哪怕沒有健康問題，老人一般反應變慢，忘性增大，運動能力衰退。父親年過八十依然腿腳靈便，頭腦清楚，做事速度不減當年，但也發生過煮蛋器忘了加水，燃氣灶火力開得太大燒乾了鍋裏的水等糗事。我寧可父母做事慢一點，小心一點，不要出什麼事故，也希望外面的陌生人對老人多點善意和體諒。

等我到了父母的年紀，說不定自理能力還不如他們。所以，從現在起我不但要注意保養身體，還要培養無為而治的好心態。根據年齡調整生活方式，凡事別追求十全十美，不攀比，不內耗，能簡則簡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。



這個夏天，粵語音樂劇《大狀王》赴京演出，好評不斷。在我看來，成就此劇之精彩的正是「三味」，即港味、戲味、人味。

「港味」是《大狀王》最明顯的特點。不論是方唐鏡、宋世傑，還是滿場好聽的粵語歌，抑或嶺南風土、俚言俗語，都讓作品洋溢着港風。港台文化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全國產生的深遠影響，為我們接受《大狀王》的人物和故事，欣賞劇中唱段提供了基礎。至少對我而言，看到一開場方唐鏡跋扈、囂張的樣子，就想起港片《審死官》，頓生「爺青回」的開

人們總說席勒擅長描繪焦慮與死亡，但在《綠意中的城鎮（舊城三）》這幅畫裏，我們看到的是他對歸屬的渴望。他曾短暫住在這裏，卻因為與當地居民的衝突而離開。當時，這位畫家邀請孩童入畫室當模特兒，這行為引來了當地居民的激烈反感，終至他倉促離開。

但多年後，他仍選擇畫下這座小鎮，畫得如此細膩、如此深情。這幅畫沒有怨怒，沒有掙扎，只有以一種溫柔的距離重新凝視。他沒有畫出排擠他的憤怒村民，他也沒有走進這座城，而是站在遠方看它，把這城鎮畫

無情天災是難以避免的。香港每逢夏天總有機會受到颱風來襲，這些時候社會便會出現眾生相。

平心而論，特區政府近年應對颱風的措施已經甚有進步。從前，上班族或學生群在風暴期間尤其不知所措：到底應該上班上學？抑或留守家中？有些市民會期待「颱風假期」降臨，但同時有不少公職人員在風暴期間繼續服務市民；學生停課一天不能在學校與同學玩樂，也不見得一定愉快。每當政府部門公布停工或停課安排，總難滿足所有市民的期望。正所

上周末欄提及北京舉行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（評協）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（附圖），筆者有幸參與三天會議，與二百多位來自各省市專家代表交流，首次感受作為香港代表，既分享香港文化藝術評論範疇的現況，也學習內地藝評同行的報告與心得，受益匪淺。

作為新丁，首先感到莫大榮譽的，是評協作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（「中國文聯」）的十四個協會之一。「中國文聯」成立於一九四九年七月，即新中國成立前夕。我們熟識的中國音協就是創會協會之一，而成立於二〇一四年的評協便成為最年輕

## 醋薑水牛肉

市區重建局聯乘香港文學館，舉辦「灣仔文學美食導賞團」，自己幫忙策劃行程、提供文學作品、帶隊談飲食文化。最後一站到茂蘿街七號，聽茶餐廳老闆說店鋪歷史，再品嚐即炸西多士和港式奶茶。淺嘗一輪，意猶未盡，留下再點沙嗲牛肉麵加煎蛋，肉滑味濃，麵條軟硬適中，滋味和熱量，補充活動流失的體力。

牛肉吃法多，烹煮牛肉衍生多種食品，明代《山居本草》記「牛膝酒」一項，有「壯筋骨，治痿痹，補虛損」等功效，書中寫到：「用牛膝煎汁，和麴米釀酒。或切碎袋盛，浸酒煮飲。」牛膝先煮出肉汁，再混和麴米釀酒。或牛膝肉切碎浸酒，飲時煮熱。釀酒需時較長，技巧較高。牛膝肉酒煮食用，變成湯品更為方便。同屬明代的《老老餘編》，提到「煮水牛肉」法，可「治老人水氣病，四肢腫滿，喘息不寧。」煮法如下：「以水牛肉鮮肥者，蒸令極熟，

心。而《大狀王》的港味又不限於文化符號。天理良心的拷問，對簿公堂的審問，公平正義的追問，無不流露出市民文化的倫理底色，表達了中西交匯融鑄的港式現代性。

這一切在劇中呈現為充沛的「戲味」。李四被害、秀秀殺夫、萬福堂假藥這三個案子劃分出遞進的篇章。當方唐鏡以「宋世傑」的身份，赴京訴訟，以身破局，從連女僕都厭棄的惡訟棍變為百姓愛戴的「大狀王」，由惡向善的過程承載了該劇的核心衝突。而只有方唐鏡能見到的鬼魂阿細，時而是方的索命人，時而是其破

成一種可以遠觀的存在。

或許，那就是某種幸福的形式：有時候，對於負面的過去，我們不必重新擁有，而是願意回望。

這幅畫幾乎沒有直接描繪出席勒與母親的關係，但我會忍不住去想，他的筆是否曾掠過那條母親童年走過的小徑？是否有畫到母親的故居？他的母親是否也像畫中那個穿上藍色裙子的孩子呢？

這些問題沒有答案，但畫面的溫柔卻讓人願意這樣想。在描繪母親故鄉的這幅畫裏，席勒選擇讓人們安靜地共處，像是他心中對世界尚存的溫

謂「天有不測之風雲」，市民都應該體諒天心。

最令人氣結是一些貪玩或好勝的市民，偏要在這時候出來做「追風一族」，風暴期間仍然走到岸邊或廣場，就是為了接受暴雨狂風的洗禮。電視新聞報道甚至見到家長抱着幼兒一起追風，倘若發生意外，到頭來只落得一場遺憾。

然而，有些意外確實難以預期。上上周颱風「韋帕」令香港高懸十號風球，我家便發生了意外。我的九十歲母親在家關窗之際，被無情狂風吹

## 任重道遠的香港藝評

的一員。最近舉行的大會，選出第三屆主席、副主席及理事會理事等。

「中國文聯」七十多年歷史，擔任了國家各文藝團體的龍頭組織。筆者撰寫《中央樂團史》經常讀到該會及音協的重要政策指引。其中印象最深刻是一九七九年「中國文聯」第四次代表大會，特別是各講話中的這一句：「這次大會，是全國文藝工作者在新長征中的第一次盛會。」說此話者正是改革開放總工程師鄧小平。

二〇〇〇年前後，筆者有幸拜會時任「中國文聯」主席周巍峙，多次到府上求教中央樂團成立過程。團

案幫手，時而又是方的良知化身或人格鏡像，「鬼」的身份為「戲」的建構提供了靈活施展的空間，不動聲色揭開方唐鏡與宋世傑的陳年舊事，也使「果報」等本土超驗敘事順暢展開，對形象塑造和豐富敘事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順着一人一鬼的糾纏，《大狀王》在中國文化的邏輯裏把觀眾的思緒引向「如何做一個好人」的主題。方唐鏡或宋世傑，何淡如、秀秀……作為角色，他們是不同的人，作為象徵，他們又是人性的不同側面。《大狀王》以藝術語言談哲學，用盡台

柔一角。

這幅畫創作於一九一七年，那年席勒二十七歲。他不自知即將在翌年迎來自己與妻子的死亡。畫布上的靜謐，彷彿是一次預知夢：當生命漸行漸止時，他留下的，或許是這樣一個地景。

在藝術史上，評論家常常強調席勒筆下的變形、肉身與慾望，但在這幅畫中，我們看到的是時空與記憶交疊的安靜布局。他將那些塵封的、不再屬於自己的片段，一片片排列好，告訴我們：有些歸屬感，不是因為你真的回去過，而是你願意一再回望它。

## 十號風球的經歷

襲窗門而夾傷手指。母親以為只是皮外傷，但卻流血不止。我住在一街之隔的鄰近屋苑，收到母親來電便馬上飛奔回去。其時戶外已吹着十級颶風，我在街上亦被吹到搖晃。回家後透過「長者平安鐘」支援召喚救護車，沒多久三位救護員便抵達我家。他們先為母親的傷口進行初步止血及包紮，然後我們便在風雨中前往醫院急症室。經過護士分流之後，母親很快便獲得當值醫生檢查。當值醫生認為母親手指的傷勢不輕，於是安排她到骨科病房處理。再沒多久便由專科



史首發時，已改任該會名譽主席的周先生冒着嚴寒蒞臨，還作即席講話，之後更為團史北京版《鳳凰詠》親筆題字，恩德永記。

正是懷着上述認知，筆者以香港樂評身份踏進北京友誼賓館會場，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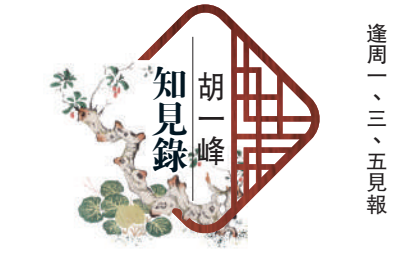
## 《長安的荔枝》Lite

《長安的荔枝》，本欄之前寫過小說，也寫過電視劇，這期來寫寫電影版。如果說原著是「標準版」，那增加了新線索新人物新故事的電視劇就是「Plus版」，而有時間篇幅限制的電影則是《長安的荔枝》Lite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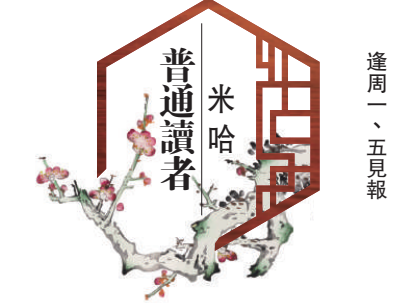
電影版《長安的荔枝》對於沒看過小說的觀眾而言，的確是用兩個小時看了個好故事，在起伏伏之間體驗了一把唐朝「牛馬」的熱血與無奈。電影級的投資製作，自然也帶來了比劇版更優秀的審美體驗——更恢宏的場面、更精美的服化道、更有心思的鏡頭語言，當然還有更多的明星客串……

但也由於電影版尊重原著，所以對於看過小說和劇版的觀眾而言，情節上也就無甚驚喜。讓我眼前一亮的，反倒是電影中兩位香港演員的表演——首先是故

詞、唱段、肢體、表情以及舞美等一切手段，把「何以為人」「何以為善」層層剝開，淋漓盡致展現了溫情與欲念，更堅定宣示了人性向善、公道在人的信念。



席勒曾寫道：「我相信所有生命都有永恆性。」這句話在他畫筆最溫柔的時刻浮現。不是畫人體、不是畫自畫像，而是在這一座他早已離開、卻仍願意畫下的回憶小鎮。畫中小鎮的寧靜，像極了母愛，是一種永恆的、安穩的幸福。



醫生進行一個小手術，將手指的傷口縫合。住院一晚，經過醫護人員仔細觀察，母親翌日便出院回家休養。

雖說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十分繁忙和資源緊絀，但是香港的醫護人員確實具有高度敬業精神，市民都應該尊重我們的醫療團隊。



組討論介紹香港藝評，以及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國家定位等，與各代表交流，強烈感覺同行專家、教授們的興趣，尤其是廣東省乃至大灣區代表們。能夠為他們提供訊息，與有榮焉。

爾後獲選為一百多位理事之一，未來五年任期，任重道遠。



事中的「終極大boss」右相楊國忠，電影版由劉德華出演，紫袍玉帶，如從《韓熙載夜宴圖》中走出的人物，一睜眼金剛怒目，一回首菩薩低眉，舉手投足氣場拉滿。然後是封疆大吏嶺南經略使，劇版和電影版中的形象都是粗魯殘暴、自私狹隘的，劇版演員身形瘦削，角色的五大三粗是「端」出來的，而電影版同一個角色由林雪出演，簡直是手到擒來，光站着不說話，那味道都已經有了。

可惜電影限於篇幅，留給兩位演員的發揮空間始終有限，還沒夠就被劇情一路推着向前了。

